

唁 电

吴文俊先生治丧办公室：

惊闻吴文俊恩师仙逝，噩耗传来，不胜悲痛！

吴先生的离世是中国科学界无可挽回的巨大损失，也是我们学生的极大不幸。在1978年文革后中科院第一次全国招生时，我极为荣幸地被录取为吴先生的研究生。先生还推荐我出国，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读博，又得到了诸多大师特别是陈省身先生的教诲。吴先生和师母对我一直悉心教诲呵护，对我恩重如山！

1986年吴先生在伯克利国际数学家大会上演讲，首次向全世界介绍了中国辉煌的数学史。先生发掘的中国古代数学源远流长，其完备性，结构性，实用性，一千多年都远超西方，令中国人自豪。晚上先生和我促膝长谈，音容笑貌现在还历历在目。

从古今中外数学科技发展的研究，先生高瞻远瞩，早在七十年代就预见到了计算机取代脑力劳动带来数学科技生活的第二次革命。今天高科技领域最重要的发展就是人工智能的普及和应用。机器可以在游戏中打败顶级选手，甚至代替华尔街操盘手。

但是在实践中，至今为止世界上所有的人工智能只能够算，看书，听书，但不能读书——唯一的例外，是先生的数学机械化，能让计算机读懂书：比如证明和发现极具挑战的几何定理，从开普勒定律推出牛顿定律。

在理论上，先生的开创工作更是奠定了人工智能领域所缺乏的基础。以先生独到的大尺度的时间和空间眼光，早在现在世人惊叹（蒸汽机比人有力？！）之前，他已经指出了第二次革命的长远未来：不仅仅是如何造车，而是造飞机火箭的方法。

1985 年从伯克利毕业后，在芝加哥大学教学的第二年，我主讲了一门前沿学科分析领域讨论班。来参加的有那里的拓扑领域的顶级权威教授，他们对先生的开创性工作都非常钦佩。

四十年代开始拓扑是发展最迅速的数学领域。先生在抗战后才得以开始，在这入门都难的领域迅速取得了世界瞩目的成果。先生在人工智能的开创工作，在计算机等基本条件都不具备的情况下，动荡结束后也是迅速取得了突破。先生的超人天赋，洞察力，毅力和彪炳史册的成就都让世人敬仰。先生淡泊，为人高尚，为祖国和科学而献身，将永远是我们的楷模。先生对我们的教诲都将永远铭刻在心！

学生 王小麓

美国，新泽西